

<<世界消失的民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世界消失的民族>>

13位ISBN编号：9787807137955

10位ISBN编号：7807137959

出版时间：2009-9

出版时间：山东画报出版社

作者：吴宇虹，杨勇，吕冰 编著

页数：301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世界消失的民族>>

前言

世纪之交，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和伊斯兰世界的极端派政权发生了三次大冲突。

先有1990年的美国 and 伊拉克的海湾战争，后有2001年9月11日伊斯兰恐怖分子袭击美国后的美英进攻阿富汗。

前两次战争中，由于国际主流和多数伊斯兰国家都站在美国一方，西方阵营的胜利在意料之中。

2003年美英和伊拉克之间的战争，虽然在道义上美英不占上风，但由于双方力量的悬殊，联军也以极小的伤亡为代价获得了胜利。

然而，许多穆斯林民众并不赞成美国对阿富汗塔利班和萨达姆。

侯赛因政权的武力进攻，一些组织和个人甚至提出“圣战”抗美的口号。

除了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原因外，以宗教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别也是交战双方相互仇恨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宏观高度看这三场战争，我们可以说它们是亚洲伊斯兰文明和欧洲基督教文明长期冲突和交融的历史的延续。

目前，许多世界史学者都赞同不同文明相互作用是世界文明史发展的主线和动力的观点。

由于地理、历史、种族、语言和文字的差别，欧洲、亚洲和非洲旧大陆可分为三大文明区域，回顾世界文明史，我们发现：东方的中华文明长期处于独立发展状态，北方的欧洲文明和南方的西亚北非塞姆文明长期处于冲突和交融的状态。

在欧洲南方的近东地区，塞姆语系的阿拉伯人开创的中世纪和现代伊斯兰文明是古代西亚北非的塞姆语的亚述、巴比伦文明和塞姆一含语的埃及文明的继续，按语言和地域分划，我们可以把它们统称为南方的塞姆语系文明阵营。

<<世界消失的民族>>

内容概要

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小亚细亚半岛的赫梯人和伊朗高原的埃兰人、北非的古埃及人、欧洲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以及中美洲的玛雅人等，这些曾经盛极一时的伟大民族如今已经湮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它们创造的辉煌文明而今只剩下残垣断壁与沉默的雕塑、壁画和泥版。

然而，世界历史的沧海桑田和人类民族的兴衰变化，始终是一个令人欲罢不能的话题，在当今全球一体化的大趋势下，民族与文化的融合问题，更具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本书力图在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与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追忆那些业已消失民族远去的背影，梳理民族消亡与新生的历史脉络，重现世界古代文明曾经的辉煌与神奇。

视野开阔，内容广博，图片丰富，信息量大，是一本集知识性、趣味性、可读性于一身的世界文明史普及读本。

<<世界消失的民族>>

书籍目录

前言 南方塞姆文明和北方印欧文明的历史盛衰第一章 古代两河流域消失的民族 西方考古发掘和楔形文字的破译 古代两河流域的环境 苏美尔和阿卡德语文学作品 自然神崇拜宗教信仰 法律和立法理念 科学和艺术遗产 2500年的历史：从苏美尔城邦兴起到巴比伦帝国消亡 塞姆人的伊辛、拉尔萨和古巴比伦王朝的汉穆腊比一统天下 从阿淑尔城邦到亚述帝国 新巴比伦——两河流域最后的帝国第二章 古代伊朗和小亚细亚半岛消亡的民族和文明 古代波斯文明的历史记载和近东楔形文字的破译 两河流域文明的孪生兄弟——埃兰文明 米底帝国和古波斯帝国 赫梯文明的发现和文字的破译 消亡的赫梯国家和人民的历史第三章 消亡的北非古埃及塞姆——含语民族 金字塔时代的辉煌 中王国时期的发展 新王国和后期埃及第四章 消亡的古希腊人 史前时代 古风时代 古典时代 地中海世界希腊化时代第五章 从狼孩建邦到世界帝国的瓦解 平民和贵族的斗争与合作建立了罗马共和国 统一意大利半岛 称霸西部地中海 征服东地中海世界 共和国向帝国的过渡 罗马帝国的辉煌和瓦解 罗马的文化遗产第六章 中美洲灭亡的玛雅人及其文明 玛雅人的社会政治演变 玛雅人的农业 玛雅人的手工业 玛雅人的贸易、运输和货币 玛雅语言文字、宗教、宇宙观和艺术

<<世界消失的民族>>

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古代两河流域消失的民族起源于今伊拉克南部的两河流域文明和中国、埃及可称古代世界最早兴起的三大文明。

从新石器时代起，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条大河哺育了这一地区许多农业村落。

约公元前3000年，从外部迁移到伊拉克南部干旱无雨地区的苏美尔人开始利用河水灌溉农田，并在生产中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从而创造出一批人类最早的城市国家和灿烂的苏美尔文明。

在苏美尔人的影响下，两河流域本地的说塞姆语的阿卡德人加入了文明历史的舞台，并先后和苏美尔人并肩建立了阿卡德和乌尔第三王朝两个帝国。

随后，苏美尔人消融于塞姆人之中。

塞姆语的汉穆腊比王朝把位于两河之间最窄处的巴比伦城变为两河流域南方的中心，发展成为巴比伦帝国；而沙姆西阿达德把底格里斯河岸边的阿淑尔城发展成为两河流域北方的中心，建立亚述帝国。

两河流域文明因此以巴比伦-亚述楔形文字文明（现代人文学科亚述学由此得名）而闻名于世。

西方考古发掘和楔形文字的破译两河流域文明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个“死了”的文明。

就是说在近现代考古发掘发现这一文明之前，当地的伊斯兰文明的居住者（阿拉伯人）由于不是两河流域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并不知道这一伟大文明。

他们只能把偶尔发现的古代碑铭文字当作神奇物品。

当时的世界从《旧约圣经》和几位古典作家的书中听到过很少的关于巴比伦和亚述的记载，其中许多是神奇的传说，真伪难分。

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是现在所知的第一位提到两河流域古代城市和传说的古典作家，他对巴比伦的记载是不太准确的。

在他之后的色诺芬于公元前401年率领万余希腊雇佣军经过尼尼微废墟时已不知道这曾是亚述帝国的首都。

400年后，斯特里波提到巴比伦城已完全废弃。

公元299年，罗马皇帝塞维鲁从帕提亚手中夺取了两河流域，见到了巴比伦的废墟。

此时，两河流域文明的灵魂——“楔形文字”在近东地区已经完全被希腊文和阿拉伯字母文字所代替，世上已无人能读写了。

古代两河流域城市的街道由于置放废物每年逐渐升高，因此房屋的地面在重建时也用土垫高夯实。

当一个城市由于战争或其他灾害被摧毁后，泥沙不久就积满了残垣。

当一批新居民来到废墟重建城市时，他们将残留的泥墙和废弃物一齐夯平，在其上重建新房，于是城市的地面又提高很多。

这样的过程反复经历了百年或千年，到这些城市最终被废弃时，已高出周围地面许多。

风沙尘土最后完全覆盖了废墟，把它变成了一个土丘。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居民的变迁，附近的居民再也知道土丘是古代城市的废墟，更不必说它们的名字和历史了。

在两河流域和周围地区，有千百个这样的被称作“tell”的土丘，其中沧海桑田、百般奥秘只有经过考古发掘才能知道。

在中世纪的欧洲，曾有两个旅行学者对邻近两河流域的这些土丘发生过兴趣。

最早的一个是西班牙的犹太教士、图戴拉城的本杰明。

他在书中提到，当他于1160至1173年在近东旅行时，曾看到亚述首都尼尼微的废丘在摩苏尔城的对面。

17世纪以来，欧洲旅行家开始对一些土丘产生了兴趣。

意大利人彼特罗·代拉·瓦勒（Pietro della Valle）在1625年发表了他亲临两河流域的游记。

他不但认出了距希拉镇60公里的巴比伦遗址，而且把他在巴比伦和乌尔丘上发现的楔形文字铭文砖带回了欧洲。

<<世界消失的民族>>

当然，世上无人能识这种神秘的古文字。

1700年英国人汤姆斯·黑德将其定名为“楔形文字”。

1761年，丹麦王派出一支考察队前往近东收集和发掘古代文物。

队长数学家卡斯腾·尼布尔（Karsten Niebuhr）在古波斯首都遗址波斯波里斯摹绘了一些楔形文字石刻铭文（1761-1767）。

随后，许多欧洲人都陆续来到两河流域，勘察尼尼微和巴比伦等废墟，收集文物、摹绘铭文。

其中著名的有法国的修道院长约瑟夫·德包尚（de Beauchamp，1785年至1790年到两河流域）、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和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克劳狄·杰姆斯·瑞齐（Rich，1807-1821）、杰姆斯·白金汉爵士（1816）、罗伯特·米格南（Mignan，1827）、拜里叶·弗腊合（Fraser，1834）以及楔形铭文的释读者之一的亨瑞·克雷斯维克·罗林森（Rawlinson）。

1835至1886年，英国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探险队的F.R.切斯尼（Chesney）考察了两河的河道和地理风俗。

然而，除了德包尚和米格南在巴比伦各自挖的几个小坑外，这些考古先驱者没有进行发掘活动。

大规模的发掘始于1842年法国驻摩苏尔领事保罗·埃米勒·鲍塔（Botta）挖掘霍尔萨巴德（Khorsabad），他的发现轰动了整个欧洲：一个亚述人的城市（萨尔贡堡）、宏伟王宫、数对巨型人面狮身石兽、栩栩如生的浮雕石板、神秘的楔形文字铭文和其他古物。

紧随其后，1845年，英国的亨瑞·莱亚德在尼姆如德（Nimrud，亚述的卡勒胡城）废墟和尼尼微遗址发掘出了另两个深藏地下的亚述宫殿（1846），获得了价值连城的丰富收获。

1849至1854年，他和罗林森先后在尼尼微挖掘出土了亚述王大量的泥板文书。

1877年，两河流域南方的发掘拉开序幕，法国驻巴士拉城的副领事厄内斯特·德萨尔宅克

（Ernest de Sarzec）先在泰罗丘（Telloh）得到了几个古代石像，随后他的连续发掘使第一个苏美尔人的城市（吉尔苏）重见天日。

1897至1912年，雅克·德莫尔根（Jacques de Morgan）带领的法国考古队在两河流域邻接的波斯境内发掘了古苏萨城的遗址，也发现了大批古物，包括汉穆腊比法典石碑在内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碑石和泥板文书以及埃兰语楔形文字文献。

1843年以来，英法两国在两河流域三十多年的频繁挖掘使世界突然发现了这里与希腊和埃及的古代遗址一样存在很多古代财富、艺术品和文献。

于是像古典传说的大西洋城一样神秘的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突然被世界认识到是一个和中国、希腊、埃及一样曾经繁荣兴旺的伟大文明。

它的突然毁灭导致它被世界遗忘了约两千年，它的重新发现是近代世界人文科学的一个巨大的成就。

然而，19世纪后半叶的这些发掘属于考古的英雄时代。

鲍塔、莱亚德、德萨尔宅克、罗弗图斯（Loftus）和史密斯这样的英雄人物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业余爱好者、探险家和探宝者。

他们在两河流域发掘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石像、浮雕板等艺术品和文字材料（主要是石铭和泥板文书）。

这种功利性的、掠夺性的发掘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注意泥砖建筑、破损的陶器，因而造成了非艺术品文物和遗址的地层被破坏。

尽管有这些缺点，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英法这些不畏艰难的先驱者开拓了以考古发掘重新揭示灿烂的两河流域文明的新道路。

当伊朗的楔形文字铭文被带到欧洲后，许多学者试图读懂这一神秘文字。

1778年，德国人卡斯腾·尼布尔认出他在波斯波里斯发现的几组简短铭文是用三种不同类型的楔形符号写成的三种文字对照本铭文（后知道分别是巴比伦楔文、埃兰楔文和波斯楔文）；其中的第一组楔文是字母文字，有42个字符，最简单；楔文的写法和西文一致是从左向右书写的。

这时期，欧洲学界研究伊朗语言的学者们释读了“波斯古经”等古波斯语文件，知道古波斯国王的王衔格式是“某某，大王，王中王，某某之子”。

1802年，在各个学者对波斯楔形文字研究的基础上，德国哥廷根一位27岁的希腊文教师格罗特芬德（Grotefend）猜想三文对照铭文中的符号很少的第一组楔文应是波斯语的拼音文字，而铭文的内容是

<<世界消失的民族>>

某王的名字和王衔。

于是他以波斯王薛西斯的“薛西斯、王中王、国王大流士之子、某某之子”的王衔句式去套解波斯波里斯第一组楔文中的各个楔形符号的音值，结果获得了成功。

构成三个波斯王的名字和“王、儿子”等词的楔形符号的辅音和元音值被解读出来了，从而确定了这种楔文是波斯语拼音文字。

在11名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到1851年，波斯语楔形文字的41个音节符号的读音和一个单词分隔符全被学者们掌握了。

然而，由于这些王衔铭文都很短，不能解决古波斯词汇、语法等基本问题，尤其是学术界不能利用这些信息含量极少的三文对照王衔去释读另外两种用更多的、更为复杂的楔文符号写成的、非波斯语的铭文和大批的两河流域出土的泥板文书。

1835年，英国军官亨瑞·罗林森被任命为波斯库尔迪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

年仅25岁的罗林森不但是一个古典语言、历史学者，而且还正在学习包括波斯语在内的各种语言。

刚到近东，对古代未知楔形文字感兴趣的他在不知道格罗特芬德的研究成果的情况下，释读了米底首都埃克巴塔那的一个波斯楔文写的一个波斯王的名字。

随后他走访了伊朗西札格罗斯山中的贝希斯敦小镇附近的一处巨大的楔形文字岩刻铭。

岩刻所在处比小镇高520米，而且从岩刻脚下到铭文顶端是104米高的、人工铲平的陡立光滑的表面，读者无法靠近铭文临摹。

由于这一个岩刻铭文长达数百行，而且和波斯波里斯的短铭一样也是用三种不同的楔文写成的内容一致的三组铭文，摹绘这三组铭文并释读其中最简单的波斯文将是解开楔形文字之谜的关键——因为利用波斯文本可以释读另两种复杂的楔形文字。

1835至1847年，罗林森多次到贝希斯敦摹写和拓制岩铭的复本。

他做的这项工作常常是有生命危险的，特别是铭文所在的人工平面的表面还涂有一层类似清漆的保护层面，使悬崖表面十分光滑危险。

罗林森设法爬到了铭文岩面最底部，开始临摹铭文。

对于最难达到的顶部区的铭文，他把梯子架在铭文区狭窄的底部边缘，爬上梯子摹绘；梯子够不到时则在崖顶放下绳子，用绳子捆好自己，吊悬在空中摹绘。

就这样，他历尽艰难在1835至1837年期间完成了200行的波斯铭文摹绘，并利用熟悉的古典文献读出其中的几百个地名，从而成功地释读了波斯语楔形文字的全部四十多个音节符号。

他发现这是波斯王大流士记述自己平息叛乱、成为波斯帝国国王的记功岩刻。

1844年，罗林森摹完了岩刻上的第二种楔形文字（埃兰楔文）共263行。

1847年，他再次回到贝希斯敦，摹绘了岩刻面上最难靠近的第三种楔形文字铭文（阿卡德文）共112行。

有时，他不得不雇用一個本地攀山男孩帮忙。

男孩小心地爬过光滑岩刻平面到达铭文区的上面，然后把随身带的木楔锤入岩缝，绑上吊绳，悬在空中，按下面的罗林森喊出的指示用墨汁和纸逐字逐行地拓印岩刻铭文。

在对贝希斯敦岩刻的大流士铭文的研究中，罗林森利用他读懂的波斯语楔文去逐步地对照研究另两种楔形文字。

他发现第二种楔形文字（后来称为埃兰语楔形文字）有一百多个字符，而第三种楔形文字（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有多达数百个符号。

他发现阿卡德语楔文的一些奇怪的特点：一个符号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音节值，许多符号既是表意符又是表音符。

罗林森的释读证明了两河流域古代居民的阿卡德语和两河流域现代居民的阿拉伯语同属于塞姆语系。

他发表的贝希斯敦大流士的岩刻铭使许多学者可以投入释读楔形文字的国际研究。

1851年，罗林森发表了第三种楔形文字的音读和译文以及246个符号的音节值和语义，基本上读懂了塞姆语楔形文字。

<<世界消失的民族>>

编辑推荐

《世界消失的民族》：南方塞姆文明和北方印欧文明的历史盛衰古代两河流域消亡的民族古代伊朗和小亚细亚半岛消亡的民族和文明消亡的北非古埃及塞姆—含语民族消亡的古希腊人从狼孩建邦到世界帝国的瓦解中美洲灭亡的玛雅人及其文明苏美尔人阿卡德人赫梯人埃兰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玛雅人

<<世界消失的民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